

王豹欲以爲法。死於元朝。問優令答之。長沙王又見豹機，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跪下打殺！」問乃奏豹發內閣外，問王長劍，坐生猶豫，不忠不義，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縣，讀曰懸。王佐爲吳王夫差所殺，將死曰：「縣吾目於吳宮門，見越之入也。」豹放此語。

晉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唐虞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後，遺迹可知。然而玉帛會于懷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昨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榮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爲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共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逮王赧卽世，天祿已終，虛位無主，三十餘載。爰及暴秦，并吞天下，戒衰周之削弱，忽帝業之遺圖，謂王室之陵遲，由諸侯之強大。於是罷侯置守，獨尊諸己，至乎子弟，並爲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繫子。枝葉雖弱，宗祏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內沸騰，隕身於望夷，繫頸於細柳。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勃興，受革斯弊。於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錫之山川，誓以帶礪。然而矯枉過直，懲殘吹簫，土地封疆，踰越往古。始則轉彭道隨，次乃吳楚稱亂。然雖克滅權傾，猶足維翰王畿。洎咸安之後，威權陵替，君臣乘茲間隙，二竊位儼安。光武雄略緯天，慷慨下國，遂能除兇靜亂，復興配天，休祉盛於兩京，鼎祚隆於四百，宗支繼絕之力，可得而言。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錫之地，子弟君不使之入，從分茅社，實傳虛爵，本根無所庇蔭，遂乃三葉而亡。

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盤石，或出擁旆節，蒞嶽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託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斯濫。或有材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爲伊周，夕爲茅盾。機權失於上，禍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害，徒興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始則爲身擇利，利未加而害及，初遇無心憂國，國非憂而憂拯。遂使昭陽興廢，有甚莽秦，乘輿幽繫，更同秦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

夫爲國之有藩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完，波濤不足稱其險，藩屏式固，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繫類，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之除大慝，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縱令天子暗劣，鼎臣零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張郃嘗彼諸王，權輕義寡，度量輕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存重宗社，三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罔之輩，河間、東海之徒，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遞其禍者，皆在八王，故序而論之，總爲其傳云耳。

數也。少，時沼翻。戎狄居牛，處之與遷，必須口實。口實，謂糧食也。處，昌呂翻。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糝，桑伯翻。以米和糝也。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底，徒敢之。勢必聚而後掠，唐關欲其害，故當傾穀以給之。唐，于西翻，又子細翻。今我遷之，傳食而王，謂所過郡縣遺給其食也。傳，直應翻。附其種族，自使相瞻，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言關中唐人既散居牛，今遷唐隨其舊地，則秦中百姓將食其所遺之穀，以約率之，正得秦唐之半穀也。種，章勇翻。下餘同。此為濟行者以饑饉，遺居者以積倉，遺，于奈翻。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去，善昌翻。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覽舉之小勞，覽，與暫同。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

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謂并州所都六郡也。唐書匈奴傳曰：匈奴與晉人雜居，并州、幽州、秦州、新州、上黨、懷柔，莫不有焉。質呼廚泉，事見六十七卷。魏書：建武二十一年，質，晉敗。威熙之際，以一部大強，分為三率，率，讀曰帥，晉所翻。秦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事見七十九卷。魏書：泰始七年、八年，近者郡散之變，發於殺遠。殺遠縣，屬上黨郡，唐書：蓋其地舊存舊縣名也。劉阿曰：殺遠，今沁源縣。宋曰：魏殺遠故縣，在沁源縣南百五十步，風遠故城是也。唐地記云：殺遠，今名風遠，後唐置此耳。郡散事見上卷四年。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已為便利，倍於氏、羌。魏書：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劉阿之禍，江統固逆知之矣。

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事見七十五卷。魏書：廢帝元年，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孳，生也。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取熾。熾，昌志翻。今百姓失業，民不得安於耕鑿，是失業也。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願其微弱，勢力不逮耳。顧，內顧也。

夫為邦者，憂不在其而在不安。論語：孔子曰：丘聞有國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言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歸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饑乏之憂，夏，戶雅翻。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漢書：漢書之詩：德施永世，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

五 騎者心敗 識者知之

東晉 永安元年（三〇三）

齊武閔王既得志，頗驕奢擅權，大起府第，壞公私廬舍以百數，增置臣制與西宮等，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易，易也。子日：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然後身安國寧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顯上，大將軍無忘襄陽，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所
桓公與鮑叔牙、管仲等，南威飲酒，鮑叔牙為壽曰：「願君無忘在國時，願子無忘在難時，願子無忘在車下時。」
紹之言其意也。又與問書，以為「唐虞茅茨，夏禹卑宮。唐虞茅茨不斲，茅茨不斲，禹卑宮。今大興第舍及為三王立宅，豈今日之急邪！」問遜辭謝之，然不能從。

之深知與平吳之大計以開國元老出典方州入管機要
 爲天下所傾仰僅託淫邪之黨塗飾治迹而可稱大臣之
 職哉體先墮望先失志先奪求有爲於後幹旋於已亂之
 餘其將能乎謂盈晉之廷無一人焉非已甚之辭也夫晉
 之人士蕩檢踰閑驕淫悞靡而名教毀裂者非一日之故
 也魏政之綜核苛求於事功而略於節義天下已不知有
 名義晉承之以寬弛而康隅益以蕩然孔融死而士氣灰
 滅康死而清議絕名教爲天下所諱言同流合污而固不
 以爲恥其以世事爲心者則毛萇庶務以博忠貞幹理之
 譽張華傅咸劉毅之類是已不然則崇尙虛浮逃於得失
 之外以免害則阮籍王衍樂廣之流是已兩者交競而立
 國之大體植身之大節置之若遺國之存亡亦孰與深維
 而豫防之哉故與賈充偕而不慚與楊駿比而不忘如是
 則雖得中主難持以永世況惠帝之愚無與匹者乎董養
 升太學之堂而歎曰天人之理既絕大亂將作誠哉其言
 之也

四 羌胡內徙漢人侵之性悍情憤暴害不測
 及其舊土戎殫不雜不憚小勞長言安逸

惠帝元康九年（二九九）

太子洗馬陳留江統上疏曰：以爲我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隔絕九州之外，謂之裔國，謂夷蠻則南，戎狄則北也。統曰：蠻，夷蠻，戎，狄，荒服。統曰：聖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居者，言居無常也。數，言數也。禹平九土而西戎卻敘。孔安國曰：蠻夷服之外，流沙之內，蠻貊未敘。班固曰：匈奴者，言其無常也。其性氣貪婪，殘忍凶悍，不仁。悍，殘忍，又下惡也。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當其強也，以漢高祖困於白登，李文軍於鴈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單于謂：朝，直通朝。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轡，華世一見，各以其所發爲貴，禮意隆。而邊城不弛固守，漢元帝時匈奴單于請罷塞守備，後應以爲不可。所謂不弛固守也。強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周厲王屢伐獫狁，至平太原，獫狁而後，比於蠻貊，驅之而已，所謂不加遠征也。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

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況楊太傅昵近小人，疏遠君子，近其新，遠其舊，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雖海出塞以避之，猶懼及禍，奈何應其敗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惟思也。嗣子既不克負荷，荷下可嗣。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楊駿之敗，人皆知之，獨駿不知耳。凶人言其凶，其謂是乎！復，扶又翻。

志序 元康元年（二九一）

時駿居舊府，在武庫南閣內有機，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爲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燭雲龍門以脅之，衆造事者，皆開闔春門，逐諸門，洛陽宮城正門也。逐諸門，東門也。說，釋兩翻。爲，于侯翻。衆，山客翻。引東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不然，無以免難。」駿素懼，不決，乃曰：「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大，奈何燒之！」侍中傅祗白駿，請與尙書武茂入宮觀察事勢，因謂羣僚曰：「宮中不宜空。」遂揖而下階。衆皆走，祗獨坐。祗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國蒙，謂天子也。自漢以來，皆然。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黨左軍將軍劉據陳兵在門，遇右軍將軍裴頠，頠有左軍，祗又兼前軍、右軍，泰始八年，又遷後軍，是爲四軍。頠始與駿。問太傅所在，頠給之曰：「給，徒多翻。」向於西掖門遇公乘來車，從二人西出矣。據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據從頠言，遂委而去。駿兵而去也。尋詔頠代據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頠，秀之子也。駿黨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寧元年。皇太后題肩爲書，射之城外，手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于馬廄，就殺之。孟觀等遂收駿弟珣、濟、張劭、李斌、段廣、劉纂、武茂及散騎常侍楊超、中書令蔣俊、東夷校尉文鴛，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

珣臨刑，告東安公繇曰：「表在石函，珣表見八十卷魏帝咸寧二年，作石函藏之案。案云：明主處於戶之外，西牆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當以盛主。可問張華。」衆謂宜依舊制例爲之申理。繇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寧元年。爲，于侯翻。繇不聽，而賈氏族黨遂使行刑。時繇曰：「珣號此不已，刑者以刀破其頭。」繇諸葛誕之外孫也，故忌又壽，以爲駿黨而誅之。傳葛氏文書事見七十七卷魏景帝咸寧三年。是夜，誅實皆自繇出，威振內外。王戎謂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權勢。」繇不從。還，于侯翻。

壬辰，赦天下，改元。改元，元康。

賈后矯詔，使後軍將軍荀勗送太后於永寧宮，勗建永寧宮，太后居之。傳，于侯翻。特令太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太后居。龐氏江都，尋復歸羣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惡謀，願遣者，堅冰之漸，言陰始萌而至於堅冰也。此說楊太后以爲廢廢爲疑，非一日之謀也。復，扶又翻。下可復，司復同。漸如字。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要募目翻。將，即劉表翻。同題相繼，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文姜，魯桓公之夫人也。齊襄公殺桓公文姜與焉。魯莊公既立，夫大孫于齊。毅，傳曰：不實氏姓，配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人者，人絕之也。蓋華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詔曰：「此大事，更詳之。」有司又奏：「宜廢太后曰峻陽庶人。」武帝廢曰峻陽。中書監張華議：「太后非得罪於先帝，今黨其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事見三十五卷漢哀帝元壽元年。貶皇太后之號，還稱

如上所述，可知在同馬氏代職之前，先已作好佈置，分派子弟出任幾個重要地區的都督。這些地區並不屬於邊防前線，備戰的前線是隴右，甘露元年即已別置都督；（一）備兵的前線是荆揚，備北方少數族的是幽并，那裏才是真正用兵之地，而許昌、鄴、長安是大兵站、武庫、糧倉，是控制遼州，拱衛洛陽的樞紐。曹丕稱帝後，黃初元年就建立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二）除了譙僅因曹氏故鄉，才特予提升之外，其他三個陪都並置軍事重鎮。

如上所述，曹魏末年，同馬氏為取代曹魏準備條件，已經分派子弟佔據了曹魏境內幾個最重要地區的都督職位，泰始元年繼續留任。當時雖然分封諸王，却都沒有設國，王國置軍也是空文。藉以鞏固同馬氏政權的軍事力量，除了洛陽的中軍以外，就是依賴以宗王及親信掌護的都督所領軍隊。

如上所列表，終泰始之世（二六五—二七四），宗王出鎮，經常有四至五人，幾乎佔了都督的半數，這是個很大的比例。而到了晉武帝末年，太康十年至太康元年（二八九—二九〇），出任都督的主將到六人之多，計：①都督豫州梁王彤。②都督鄴守王倫。③都督雍州張王。④都督徐州陸王。⑤都督揚州淮南王。超過全國都督名額的半數以上。

我們可以看到，早在魏末即由同馬氏任都督的豫州、冀州、雍州三大鎮，後來又加上曹徐四個地區的都督，自西晉皇朝建立直至崩潰前夕，基本上都由宗王出任。其中雍州和冀州（鄴城）從未任用過異姓充都督。都督雍州自泰始元年同馬亮到永寧五年同馬顯，凡四十六年（二六五—三一〇七）任都督的全是同馬氏。鄴城守也是自泰始元年同馬顯到永寧元年同馬顯，凡四十六年（二六五—三一〇七）任都督的沒有一個異姓。豫州和曹徐雖兼用異姓，但由宗王出鎮的自泰始到永寧四十餘年間佔三分之二以上的時間。終西晉一朝，這四大鎮基本上由同馬氏掌握。

我們還可以看到，「八王之亂」後期，宗室間混戰不休。自永寧元年（三〇一）所謂「三王起義」討趙王倫，到光熙元年（三〇六）東海王越入洛，在空混戰中的主要人物，却都是都督豫州的齊王冏，都督冀州的成都王穎，都督雍州的河間王頊和都督徐州的東海王越。（一）諸王間的混戰進一步激化了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瓦解了統治力量，加速了西晉皇朝的崩潰。原來旨在鞏固其統治的措施，結果却適得其反。

值得注意的是，像西晉那樣用宗室，如晉書八王傳序所說的「武出擁旄節，蒞撫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重」的情況，既不見於秦漢，也不見於唐以後，但現在不同程度上通行於南北朝，甚至延續到唐初，前人議論，通常認為西晉重任宗室是有鑒於曹魏錯用諸王，「思改覆車」，（二）這當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是經過「八王之亂」的教訓，為什麼劉宋、齊、梁和北魏却沒有鑒晉的「覆車」而繼續任用皇子和宗室入輔出鎮呢？北朝如果談之部落遺風，那麼南朝又怎樣解釋呢？我想這是否可能與這一歷史時期的政權結構有關。人所共知，當時高踞於政權上層的是門閥貴族，西晉政權結構是以皇室同馬氏為首的門閥貴族聯合統治。皇室作為一個家族處於其他家族之上，皇帝是這個第一家族的代表以君臨天下，因而其家族成員有資格也有必要取得更大權勢以保持其優越地位。西晉以後，除了東晉皇室在流離之餘，十分衰弱，無法爭取強大權勢以外，南北諸皇朝縱使其皇室本非高門如南朝，或出於僻壤如北朝，其政權結構依然以皇室為首的門閥貴族聯合統治，皇室作為聯合統治中的第一家族處於其他家族之上的基本特徵並沒有變化，重用宗室的政策就得延續下去。這種情況與門閥統治始終終究怕不是偶然。

（西晉八王傳序）宗王出鎮之理長綿

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遣使商客，致實不實。徵爲大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官免。頃之，拜太僕，出爲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遂者傾都，暢飲於此焉。至鎮，與徐州刺史高饒爭酒相侮，爲軍司所奏，免官。復拜衛尉，與潘岳語事實。饒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倨如此。

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綺，珥金翠。崇竹簾當時之選，庾亮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柏澳釜，崇以鐵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蓋屋以板，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嫌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曜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怏然自失矣。

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芽蠶。嘗與愷出遊，爭入洛城，崇生恐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爲恨，乃密使崇帳下問其所以。愷云：「豆至難煮，豫作熟米，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芽蠶是搗韭根雜以麥苗耳。羊牽不遇，良由駁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驅轅則歌矣。」云云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

嘗與王敬入太學，見顧回，顧歷之貌，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敬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難關哉。」其立意類此。

劉興兄弟少時爲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興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劉所在？」愷追卒不得。崇徑進於後齋，索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興深德之。

及賈驥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慧，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羅襪羅襪，被羅縠，曰：「在別擇。」使者曰：「君使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迺，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足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

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蝶，時人以爲族滅之應。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蒼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

及惠帝復阼，詔以卿禮葬之。封崇從孫頤爲樂陵公。

石崇傳